贈
寄
留別

李白 十三之五

贈　共十二
寄
留別
李白卷十二之五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贈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
銀床覺罷攬明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
貌成枯桑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為洞庭
葉飄落之瀟湘[齊賢]曰荊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古老傳金人以杖撞地輒成晉樂志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左傳曰是委君既於草莽也古詩枯桑知天風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按劍相眄者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士贇]曰莊子云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庾肩吾詩銀床落井桐古傳出

敢不良圖毛詩野有蔓草令弟經濟士謫居我何傷潛虬隱
尺水著論談興亡客遇王子喬口傳不死方入
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將撫爾背揮手遂翔
翔齊賢曰陸機詩揮手如振素毛詩翺翔河上士贇曰文中子禮樂篇薛公曰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王僧達詩既賤終古迹聊訊興亡言王子喬及不死方事見二卷尚書序口以傳授劉琨詩揮手長相謝劉玄休詩揮手從此辭後漢馮衍傳與道翺翔與時變化詩公將翺將翔

醉後贈王歷陽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袖拂
雲霄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

君不相饒【齊賢】曰歷陽和州也王羲之贊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染武評書曰子勢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揚輝書日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士贇】曰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又曰日月流邁不相饒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着老萊衣因為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齊賢】曰毛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憂也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列士傳老萊子孝養二親着五色綵衣卧地為小兒啼【士贇】曰范蒍龍詩傳瑞生輝光

對雪醉後贈王歷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辮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子猷聞風動窓竹相邀共醉杯中綠歷陽何異山陰時白雪飛花亂人目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樂酣秉燭遊謝尚自能鸜鵒舞相如免脫鸘鷞裘清晨鼓棹過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樓〔齊賢〕曰唐太宗宴韋挺等謂曰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攖之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犯吾鱗裡闕失朕其慮危亡哉莊子曰孔子見盜跖對柳下季曰吾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汝南市老翁賣藥跳入壺中事見前晉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唐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越州會稽郡治會稽

山陰二縣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
望皓然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晉書謝
尚能作鸜鵒舞西京雜記相如初還成都以鷫
鷞裘問市人楊昌貰酒〔士貰〕曰易云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史記韓非傳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
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
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説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幾矣晉書傅咸字長虞遷御史中丞時汝
南王亮輔政專權咸諫曰往從賀殿下見語卿
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歎摩天子逆鱗自知
所陳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
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
猛獸之鬚非欲為恩必將以此見怒嵇康傳呂
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謝莊月
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圖經明月樓在江陵
郡劉孝綽送顏之推詩曰屢陪明月樓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宣城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

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岩堯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齊賢〕曰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皆爲遷於物也箕山在西河南府許由所隱伯夷傳云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鄒陽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崆峒在梁國虞城東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倜儻奇偉之畫策論語曰吾無間然矣〔士贇〕曰景福殿賦昭暁岑之諸葛亮與李平叔教曰詳思朝戒吾丹心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弦開滿月不憚堅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胡虜三

嘆息無知五兵權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姸多
逢勦絕兒先着祖生鞭擄鞍空矍鑠壯志竟誰
宣〔齊賢〕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劉琨詩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選
詩投佩出甘泉光武謂徐宣曰卿所謂鐵中錚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晉書劉琨琨曰常恐祖生
先吾着鞭東漢書馬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士贇〕曰鮑照
詩捐軀報明主傳玄詩一絕如流光蜀志揚戲贊龔德緒王義強曰志莊氣彊蹉跎復
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
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時遊敬亭上閑聽松風
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二十萬盡付
酒家錢興蔵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

靜談秋水篇[齊賢]曰左傳孝子來歸曹植詩相煎何大急宗慤曰願乘長風波萬里浪漢書樂歌月穆穆以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鳷鵲陶弘景愛聽松風謝靈運詩乘月弄潺湲莊子有虛船來觸舟江賦泝洄沿流陶潛傳淵明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顏延之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太白與賀知章李適之崔宗之等為酒八仙故杜甫有飲中八仙歌莊子有秋水篇[士贇]曰謝叔源詩良遊常蹉跎蘇武詩生當復來歸任昉詩當與虛舟值謝靈運詩虛舟有超越漢郊祀志曰此一事也又主父偃一事諫伐匈奴

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煙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遂歸池上酌掩

抑清風絃 齊賢曰左傳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又如布帛之有幅魏文帝賜夏侯尚詔

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姚崇作冰壺戒郭仮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

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鄭弘傳曰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

而行謝朓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士贇曰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班固西都賦九市開場

貨別隧分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晉書劉暾轉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

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

予古樂府使君從南来五馬立踟躕鮑照詩清如王壺冰漢酈食其傳時問邑中賢豪楚元王

傳天下衆書往往頗出晉書謝安將桓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會標橫浮雲下無謝朓肩樓高碧海出樹古青

蘿懸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良圖掃沙漠別

夢繞旌旃富貴日成跡顧言杳無緣登龍有直
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
一水淺似隔九重天齊賢曰謝朓字玄暉據文選所載嘗為宣城守故宣城有謝朓樓其遊東田等詩皆宣城作史記匈奴傳臣瓚曰沙士曰幕應邵曰沙幕匈奴之南界東漢書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魏志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左傳士會歸繞朝贈之以策東漢書郭泰字林宗自落陽歸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士贇曰曾標言其標致之高也古詩上與浮雲齊左思詩夢想騁良圖李陵歌曰徑千里兮度沙幕古幕漠字通用
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身為名公子
英才若逃遁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安知慕

群客彈劍拂秋蓮〔齊賢〕曰崔生崔侍御也易屯如邅如史記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士贇〕曰縱酒字義出漢書田儋傳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南史梁簡文帝傳綜羣書善談玄理孔融薦禰衡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礫馬融廣成頌捿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詩云翩翩者鵻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齊賢〕曰史趙簡子召諸子告之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毋卹賢以為太子簡子卒毋卹立是為襄子襄子姊為代王夫人襄子乃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斗擊殺之遂興兵平代地至惠文王弟

勝最賢喜賓客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六國齊楚燕趙韓魏[士贇]曰晉忠義傳序激清風於萬古揚修答臨淄侯牋流千載之英聲荀子嚾嚾然不知所非也通作諠監韻舊作諠今作喧

大賢茂遠業虎竹光南藩錯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憶在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為柱下史脫繡歸田園[齊賢]曰漢文帝與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晉和嶠遷潁川太守庾凱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左傳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沈休文詩今守馥蘭蓀王逸楚辭註蓀香草名南陽唐鄧州南陽縣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又老聃為周柱下史漢百官表侍御史有繡衣直指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士贇]曰漢光武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西都賦隋侯明月錯落其間

伊昔簪白筆幽都逐遊

魂持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差池宰兩邑鷄立
重飛翻焚香八蘭臺起草多芳言夔龍一顧重
矯翼凌翔鵷赤縣揚雷聲彊項聞至尊驚飈頹
秀木跡屈道彌敦【齊賢】曰魏志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直上帝問曰此
何官也曰御史簪筆書過幽州范陽郡幽都縣
易曰游魂為變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
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左傳何敢差
池潘岳詩驅役宰兩邑蜀志諸葛亮曰妻子鷄
立而望歸王仲宣詩苟非鴻鵰孰能飛翻通典
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
香爐護衣服賈逵傳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
雀頌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
據臺而坐謝玄暉詩生平一顧重揚子解嘲曰
矯翼厲翮史鄒衍曰中國縣曰赤縣神州後世
以指輦轂下縣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
白日殺人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訴帝帝召宣令

謝王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因勅彊項令出李蕭遠運命論曰木秀於
林風必摧之【士贊】曰荀子正論曰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陸機詩驚飈褰反照王儉撰
褚淵碑曰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出牧歷三郡所居猛獸奔還人
同衛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憋孤白溫
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顣頞成醜士風雲何
足論獼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轅頋借羲皇景為
人照覆盆濵海不振蕩何由縱鵬鯤邪期玄津
白倜儻假騰騫【齊賢】曰猛獸虎也宋均為九江守虎東渡江左傳衛懿公好鶴
鶴有乘軒者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人皆笑之謝眺詩雜
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晏子春秋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易繫辭精義入神陸機詩玄冕無

醉士阮籍詩朝為媚少年夕暮成老醜周恭答鍾繇曰獮猴騎士牛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魯仲連好倜儻奇偉之畫策〔士贇〕曰逸詩無窠鶴頏陸機詩鷂鷂風雲會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東漢書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日御曰羲和覆盆見十一卷註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海四面圖繞各五十里外別有圓海繞山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漢武帝內傳西王母曰十洲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羣精漢朱雲傳好倜儻大節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過之半落青天外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流千里瀉吳會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齊賢〕曰唐志淮南道

古揚州之域〔士贇〕曰漢書序贊河間為漢宗英蜀都賦水陸所湊沇約擬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南棲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塗三七江賦攄靈潤於千里魏文帝詩行行至吳會詩云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搖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當結九萬期中途莫先退〔齊賢〕曰左傳館如公寢賓至如歸鮑照詩軒蓋已雲至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史記李廣老數奇如淳曰奇不偶也陸士龍詩知音世所稀孟子曰撫劍疾視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士贇〕曰説苑趙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語天縱之將聖莊子時命大謬史

東方朔傳曰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寡偶少徒固有常也陶潛詩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又少時莊且厲撫劍獨行遊古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王羲之宴蘭亭序曰感慨係之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棲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齊賢曰本草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云都梁是也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為澤蘭非也禮記曰如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辨命論曰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

盡。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郭璞曰、手容也。蒼頡篇、茸草貌。應德璉詩曰、簡珠墮沙石。【士贇】曰、謝靈運詩、蒲稗相因依。陶潛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東漢黃瓊上疏曰、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

遯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之金。須賈怒、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饋。歸以告魏相齊、使笞擊折脅摺齒。雎陽死、即卷以簀。賓客飲者醉、更溺雎。雎從簀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言太后穰侯。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拜雎為相。魏使須賈使秦、雎坐賈堂

下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為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齊夜奔出見趙相虞卿虞卿乃解相印與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畏秦猶豫未決齊怒自到趙王卒取其頭予秦虞卿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滅項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乘傳詣洛陽至户鄉廄置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為流涕拜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冢旁皆到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殺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弼曰為甬寂寂鄧禹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君置于舍彈其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曰楚辭去鄉離家兮來遠客陶潛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謝靈運詩歡娛

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梁武帝曰一旦千古班固賓戲曰虞卿顧眄而指相印史子貢知孔子思歸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　宣州作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渡江如昨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愜素尚弭棹流清輝、齊賢曰江淹詩瑤草正翕艴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唐志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士贇曰張載詩下車如昨日謝靈運詩曰山水含清暉冰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粲粲吳興史衣冠輝天京水國饒英奇潛光卧幽草、

會公真名僧，所在即為寶。開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雪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為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開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黃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焉可窮，山鳥飛絕處。稠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

齊賢曰：陸士龍詩：粲粲都人子。九域志：陵陽山在宣州。仙傳：竇子明棄官學道，釣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白龍潭。後五年，龍來迎子明上居陵陽山，至百餘年乃得仙。又有子安，仙人也，來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死，葬山下，常有黃鵠栖其樹上，鳴云子安子安。黃山圖經：黃帝與浮丘仙人煉丹於山。又云：黃帝、浮丘游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翁仙壇。唐武德四年，析宣州之秋浦、南陵置池州，故今池州有陵陽縣城、陵陽廟。續贅曰：任彥升撰王儉文集序：司徒袁粲有高世

之度既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嘆曰衣冠禮樂在是矣范彥龍詩水國富英奇後漢鄭元傳曰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漢書毋甚高論東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曹植詩悲嘯入青雲潘岳哀永逝文視天日兮蒼茫

閒此期振策歸來

空閨闕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足

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予解愁顏

齊賢曰天台賦振金之策鈴鈐劉伶古閒關人也月賦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宋之問詩明河可望不可親高僧傳釋曇如游化闕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污時稱白足和尚士贇曰秦嘉詩振策陟長衢陸機詩振策指靈丘曹植詩相如無終極魏武帝短歌曰明明如月曹植詩光景不可攀顏延之詩云謁帝蒼山蹊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列子夫子一解顏而笑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齊賢〕曰：袁淑詩曰：種蘭忌當戶，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揖蘭所。楚辭：折疏麻兮瑤華。陸機詩：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沾潤既以渥，結根奧且堅。毛詩：何以卒世。〔士贇〕曰：選古詩：馨香盈懷袖。詩：穆如清風。陸機詩：餘芳隨風指。曹植詩：飛蓋長相隨。

其二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閑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贈與

君同急難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

齊賢曰荆軻傳燕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高祖斬蛇劍十年一磨刃如霜雪毛詩兄弟急難荆軻衛人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卿至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尚書說命若濟巨川士贇曰繁欽述行賦泛泛河濵賓多沙塵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西京賦樸叢為之摧殘劉公幹詩從甬浮波瀾嵇康書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

其三

慢世薄功業非無胷中畫謔浪萬古賢以為兒

童劇立產如廣費庄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
知道南宅歲酒上逐風霜鬢兩邊白齊賢曰毛詩謔浪笑
傲遨詩好為蕩舟劇王古疏曰建萬世之長策
法真太守欲以為功曹真曰將欲吏之真將在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阮籍阮咸居道南諸阮居
道北北阮富南阮貧周瑜舒人與孫策同年勸
策從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士贇
曰史魯仲連傳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劉孝標廣
絕交論斯賢達之素
交歷萬古而一遇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
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虎伏被胡塵漁歌遊
海濱弊裘恥妻嫂長劍託交親夫子秉家義羣
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
去黃金報主人齊賢曰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謂關羽等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謝安石盤桓東山王濛云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劉孝標辨命論曰公孫卯開東閣列五鼎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漢書用則為虎苟未用則鼠伏不動太公以漁釣自資契海濱即三公蘇秦說秦王書十上不聽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盡擔橐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莊子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我且南見楚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史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常見德者

士贇曰左思詩談笑卻秦軍南史宋書張瓌以百口二鄉出手得盧枚柔兔園賦高冠扁焉長劍閒焉說苑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于長門賦文得意而相親左思詩羣公祖二疏史范雎傳能自致身於青雲之上

、陳情贈友人

延陵有寳劒價重千黄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齊賢〕曰季札將聘晉帶寳劒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劒挂徐君墓樹而去徐君墓在今泗州有挂劒臺存焉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左傳聖達節次守節毛詩青青子衿〔士贇〕曰論衡世稱利劒有千金之價曹植詩寳劒直千金南史梁武紀曰一旦萬古

鮑生薦夷吾一舉置齊相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尚論交但若此有道孰云喪〔齊賢〕曰史記管仲夷吾潁上人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公子小白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

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
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
貧也【士贇】曰左傳云齊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
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毛詩每有
良朋況也永歎須賈謂范雎曰君能自致於青
雲之上曲禮臨財毋苟得北山移文張英風妙
譽莊子道
喪世矣多君騁逸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頹
波秉德冠彝倫卜居乃此地共井為比鄰清琴
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捐忽之如遺塵
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疎君意宜
獨親【齊賢】曰選詩舒文廣國華毛詩秉文德洪
範彝倫攸叙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則
八家共一井左傳齊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曰
薄德易君子豹變【士贇】曰楚辭屈原作卜居曹

植詩萬里猶比鄰古詩不如飲美酒漢鄒食其傳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毛詩豈無他人古詩去者日以踈來者日以親奈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冀相報按釼恐相距所思採芳蘭欲贈隔荊渚沉憂心若醉積恨淚如雨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齊賢曰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註飄風以與邪惡之衆雲霓惡氣喻佞人鄒陽書明月之珠以闇投人於道人無不按釼相眄者陸機詩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張衡詩我所思兮在桂林劉休玄詩沉憂懷明發漢書任大責重憂心如醉甘茂傳茂亡秦奔齊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代諾夏侯湛抵疑曰惜東壁之光

不以寓貧女之曰士贇曰古詩同心而離居又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史高祖紀曰與項羽相距歲餘鮑照詩徒積千載恨註云泣涕如雨

贈從宗洌

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自居漆園地久識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逢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及此桑葉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犂顧余之尺土東作誰相攜

齊賢曰尹文子曰楚人指山雉為鳳事見前莊子蒙人嘗為蒙漆園吏李廣贊桃李不言自下成蹊揚惲曰田家作苦堯典平秩東作士贇曰括地志漆園古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古

蜀蒙與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戴逵
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鍵齊安陸昭王碑曰幽
關洞開詩云常棣之華蕚不韡韡謝宣遠詩花
蕚相光飾古詩上與浮雲齊沈約詩寧憶春蠶
起日暮桑欲萎東都賦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漢
地理志不立尺土之封
傳說降霖雨公輸造雲梯羌戎事未息君子悲
塗泥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明主杖
策還蓬藜他年爾相訪知我在磻溪齊賢曰說
命若歲大
旱用汝作霖雨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
楚造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
以牒為械公輸設攻城之機九變墨子九拒之
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漢書西羌本出三
苗姜姓之別也郎西戎左傳趙孟謂絳縣人曰
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馭宇
內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左太冲詩功成
不受賞鄧禹杖策北渡及光武於鄴月令曰藜莠蓬蒿

並興磻溪在鳳翔府虢縣東南十八里猶有太公投竿釣餌兩膝所著之地【士贇】曰李陵書云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漢王吉傳曰建萬世之長策尚書曰禹成厥功又成允成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陸機詩杖策將遠尋文仲子曰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太公之都磻溪

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帙臥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齊賢】曰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說文帙書衣揚惲書曰田家作苦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閑居賦綠葵含露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士贇】曰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三卷又註山海

絳圖贊二卷謝靈運詩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贈錢徵君少陽 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 齊賢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莊子投竿東海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以為師少陽年八十餘故方之太公 士贇曰南史紀曰長星勸汝一杯酒

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

章動海隅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達支

遁高談出有無齊賢曰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歸藏啓筮曰白雲出自蒼梧鏡湖在越州智度論曰龍行水中力大象行陸中力大大故以負荷大法者比之寶積經云勝現王如来入善擇長者大城乞食夫苾芻僧左右翼從修攝諸根如大龍象支遁字道林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亦王坦之坦之都無言支曰嘿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士贇曰維摩詰經曰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亦諸衆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小涅槃經戒律文章悉付迦葉維摩詰經曰尒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又曰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来種智譬如不下巨海終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

寶

贈僧朝美

水客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噓吸竟安在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無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軀

齊賢曰海賦擊洪波指太清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雄曰鯨雌曰鯢嵇康曰溟海取其溟漠無涯也海賦噓吸百川士贇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註明月寶珠也東漢邊讓傳蔡邕薦讓於何進曰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王粲詩桑梓有餘輝劉向說苑曰晏子曰臣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比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魏伯陽周

易參同契曰被褐懷玉外同狂夫按維摩詰經曰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智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此篇主意全是隱括此經又經云其室空無所有又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黃金軀見前註

贈僧行融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遊峩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

〔齊賢〕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世祖命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鮑照字明遠峩眉山見前史懷一陳公未詳揚子麟之師師鳳之儀儀

莊子海若海神名又曰千金之珠在驪龍頷下
莊子虛舩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華嚴經以旃
檀為殿鸚鵡洲在鄂州東越今會稽也世說孫
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亭在山陰【士】
【賛】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吴都賦剖巨蚌於回
淵濯明月於漣漪註曰明月之珠選部曲文隨
波漂流楚辭令沅湘兮、
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贈黃山胡公求白鷳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鷳蓋是家雞所伏自小
馴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
此鳥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
而胡公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
宿意因援筆叫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鷳白鷳白如錦白雪恥
容顏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
步落花閑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
贈籠寄野人還齊賢曰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西
京雜記閩越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雙西都
賦招白鷳下雙鵠士贇曰孟子白羽之白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曹楫詩我願
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列子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迴首目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
遊盤谿流琴高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陽黃

鶴呼子安羽化騎日月雲行翼鴛鸞下視宇宙
間四溟皆波瀾汰絕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世
落半途前期浩漫漫彊食不成味清晨起長嘆
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齊賢】曰宣城有敬亭山語冠者五六人列
仙傳琴高趙人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浮游冀
州三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
月復入水去花姑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
道於此上昇有仙壇陵陽竇子明及子安事見
十一卷註禮記半途而廢窮戚歌曰長夜漫漫
何時旦【士贇】曰書曰乃盤游無度註曰盤樂游
逸晉書許邁少恬靜採藥斷穀入臨安西山改
名玄字遠遊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
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又其下視也亦猶是
已劉楨詩從甬浮波瀾沈約詩歸海流漫
漫曹植詩清晨復來還又中夜起長嘆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徼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顰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齊賢曰晉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飛出蒼者沖天此羽虫之孽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大安中童謡日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安祿山入奏氣驕蹇張九

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狼子野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行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唐志開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春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廣絕交論云世路嶮巇一至于此桓子新論云有人言望長安則出門西向而笑士贇曰張耳陳餘傳贊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張載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王粲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晉庾闡檄石虎文猶烈火之焚秋蓬衝飆之掃落葉也謝宣遠詩顏陽照通津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蓋覆漢書盧綰傳曰欲令久連兵毋決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歡娛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叫楊花滿州城置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

晝天地明風開湖山貌悶為洛生詠醉發吳越
調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閑垂
一溪釣猿近天上啼人移月邊棹無以墨綬苦
來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貽陶公誚齊賢曰王仲宣
詩顧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桓伊善笛王徽之
相逢江次請為一弄伊已貴顯聞徽之名便據
胡床三弄而去梁州記咸寧中盜發張駿塚得
白玉笛縈玉簫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雪訪戴
事見前晉書或請顧愷之作洛生詠答曰何至
作老婢聲吳都賦曰登東歌操南音荊豔楚舞
吳歈越吟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漢制千石六
百石墨綬三采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
令士贇曰沈約詩歡娛人事盡陸機詩置酒高
堂上南史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
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詞以遂

其志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當塗

金鏡霾六國亾新亂天經爲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峴岏耿賈摧攙搶 齊賢曰雄書秦失金鏡六國齊楚韓魏並趙高祖滅秦誅項光武夷王莽勦羣盜秦誓邦之杌隉爾雅彗星為攙搶謝宣遠子房詩坑下隕攙搶 士贇曰金鏡霾六國指秦亾新亂天經指王莽莽國號新室漢書傳羽翼已成管子齊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前漢書贊股肱蕭曹蕭何曹參也後漢二十八將傳論耿賈之鴻烈耿弇賈復也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

雖無三台位不惜四豪名激昂風雲氣終協龍

虎精弱冠燕趙来賢彥多逢迎 齊賢曰史記項羽季父項梁註

季父叔父也以指陽冰晉天文志在天為三台在人為三公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戰國策四
豪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信君黃歇禮記二十曰弱冠士賢曰漢
書游俠傳曰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
鳴狗盜無不賓禮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掔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揚雄傳激昂萬乘
之主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故世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魏管輅王經論輅得雲龍之精能養和通幽非徒會合之
才也顏延年詩榮會在逢迎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遙知
禮數絕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冥
顧慙青雲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綠水忽
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灑篆文崩

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高才掞天庭[齊賢]曰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漢書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孝惠時匈奴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阿太后以噲為然布曰噲可斬殿上皆怨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水經曰合并衆流淵明詩聞多素心人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曹子建樂府玉樽金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山陽在晉為楚州海賦崩雲屑雨鄂州圖經云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哭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士贇]曰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蘇武詩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顏延之撰陶徵士誄曰弱不好弄長實素心江淹詩素心正如此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老子曰下士聞道則大笑之張景陽七命曰皇道煥炳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向鮮

宰邑艱難時浮雲

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飛走
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揩
吴越還如太階平小子别金陵来時白下亭羣
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
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齊賢】曰周禮薙氏掌殺草謂之鉤鎌
迫地芟之也薙説計切羽獵賦刮野掃地晉天
文志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金
陵事見前白下在上元縣北楚辭有鳥自南兮
来此漢北好姱佳麗兮乃獨處此異域廣絶交
論曰莫背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孟子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莊子鮒魚曰得斗升之水
然活耳【士贇】曰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
烈掃地盡矣黥布傳宜掃淮南之衆師古曰掃
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為説文鵬及鵬此古文
鳳字也明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

為明黨字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五色而文
名曰九苞鳳詩云差池其羽又云哀鳴嗸嗸彈
鋏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御天門曉霜落牛渚
清長嘆即歸路臨川空屏營齊賢曰馮驩彈鋏而歌天門山見前
九域志牛渚磯隸太平州溫嶠燃犀照水怪處
李少卿詩屏營衢路側國語申包胥曰昔楚靈
王獨行屏營士贇曰苦寒行歌錄曰古詞清調
曲謂因行役遇寒而作也魏武帝苦寒行云延
頸長嘆嘆息遠行多所懷潘岳秋興賦臨川感流
以嘆逝登山懷古而悼遠曹植詩中夜起長嘆
石李倫詞佇立以屏營

書懷贈南陵常贇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
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

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齊賢曰南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未死時謂田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伍公耳朔死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謝靈運應瑒詩調笑輒酬答三輔黃圖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史記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

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齊賢曰凌歊臺隸唐宣州本朝隸太平州之姑熟曰紵亭宋武帝與羣臣會於此為白紵之歌太白有天門山銘士贇曰曹植詩置酒高堂上謝朓詩零落悲友朋歡娛宴兄弟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揚子曰或

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解嘲曰或七
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
一遇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
奪雲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

魯女惜園葵

齊賢曰雲南喪師乃楊國忠舉鮮
于仲通征閣羅鳳事詳見三卷孔
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亮至南中募生
致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
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採
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公儀休為魯相食葵而
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士贇曰戰國策唐且曰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揚子法言川谷流人
之血七命曰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
血按此詩魯女惜園葵非泛引事之比也當是
烈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
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
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
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

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爲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猶且不免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因世蓬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齊賢

曰袁陽源詩秦地天下樞戰國策邑子見秦王曰韓魏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士贇]曰孟子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莊子曰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陸機詩辭家遠行游蘇武詩生當復來歸陶潛詩未夕復來歸傅毅七激曰闇君逐臣顧父放子陸機詩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晉景帝紀宣帝將誅曹爽帝寢如常文帝不能安席甚辭驥蛩兩耳中坂蹉跎世說周處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齊賢]曰白遊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醞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寶其詩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三

寄二十五首

安陸白兆山桃花嵓寄劉侍御綰一作安陸春歸桃花嵓貽許侍御

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絶鸞鶴心悠然歸来桃花嵓得憩雲窻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横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换野色飛蘿摇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

来旋齊賢曰鮑照外天行雲卧恣天行桃花出在安陸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疏曰未及項工在傍坡陀處名翠微一云山氣青縹色曰翠微羅浮山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謝靈運詩絪緼區中緣士贇曰選石闕銘山連翠微蜀都賦欝氣氳以翠微謝靈運詩崖傾光難留江淹詩石室有幽響晉書王凝之妻傳濟泥曰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風氣阮籍詩千載不相忘曹植詩清晨復来逐

、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淮南

吴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緜劇古琴藏虚匣長劒桂空壁齊賢曰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吴會班婕妤詩棄捐篋笥中潘安仁詩遺挂猶在壁士贇曰古詩人生天地

間忽如遠行客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庾思詩夢想騁良圖張華詩寢疾近辱殆庶幾並戀興

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

齊賢曰左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陳軫傳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王使人聽之猶尚越聲相如琴臺在成都浣溪海安寺元魏代蜀下營於此掘為壍得大甕二十餘蓋以響一琴也楊雄處岷山之陽曰郫縣有田一壥有宅一區左太沖詩寂寞楊子宅詩在㨗為縣楊雄觀世説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又見嵇康歎曰肅肅如松下風范彥龍詩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士贇曰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江文通詩寂歷

百草晦古詩白露沾野草謝玄暉詩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沈約詩愛而不可見宿昔威容儀謝靈運詩路遠莫贈問云何慰離析

、寄弄月溪吴山人

嘗聞龐德公家住洞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夫君弄明月滅景清淮裏高蹤莫難追可與故人比清揚杳莫覩白雲空望美待號辭人間携手訪松子【齊賢】曰後漢逸民傳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携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呼鹿門廟因以名山傳長虞詩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毛詩云清揚婉兮

註眉目之間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士贇曰漢書張郎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曹植詩松子久吾欺詩攜手同行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會稽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雖然剡溪興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 齊賢曰楚辭攀桂枝兮聊淹留郭璞曰桂白花義生山峯冬夏常青王子猷雪夜訪戴事見前詩云明發不寐士贇曰世說謝太傅云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户亦不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長安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

在眼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記興每不淺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絕巘

[齊賢]曰陶潛詩悠然見南山左傳引領西望陸士衡詩秀色若可餐史記封禪書曰晝有白雲起封中世說庾亮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士贇]曰左傳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劉琨詩引領長謠謝靈運詩薜蘿若在眼淮南子曰陰陽贏縮卷舒淪於不測太玄經曰孝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謝靈運詩曰寢祭謝人徒滅跡入雲峯易曰幽人貞吉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羣峯原野曠超緬關河紛雜重清暉映竹日翠色明雲松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迫晚

暮未果諧心曾結桂空佇立折麻悵莫從思君

達永夜長樂聞疏鍾【齊賢】曰張景陽詩浮陽映翠林王仲宣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以消憂曹子建詩中野何蕭條韋昭註國語緬猶邈也謝靈運詩山木含清輝南史宗測答豫章王嶷書曰眷戀雲松輕迷人路魯仲連云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又曰結桂枝兮延佇又折疏麻兮瑤華謝靈運詩折麻心莫展漢五年後九月治長樂宮【士贇】曰易說卦兌正秋萬物之所說也管子勢篇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戶子秋肅也萬物莫不肅任彥升撰齊陵竟王行狀曰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鮑照詩綺縠分錯重沈約詩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謝靈運詩永夜繫白日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

奉國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 洛陽

朝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
山空望極九霄迴賞幽萬壑通目皓涉工月心
清松下風玉斗橫綢户銀河耿花宮興在趣方
逸歡餘情未終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桂枝
坐銷歇棣華不復同流恨寄伊水盈盈爲可窮

齊賢曰謝惠連詩朝菼浦陽汭夕宿浙江湄水
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河南縣有
龍門山東抵天津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世說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楚辭綢户朱綴刻方
連鮑明遠詩鳳臺無還駕王子即周靈王太子晉
也廬山東林寺遠法師所居三門內有小渠名
虎溪淮南招隱士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士贇曰
記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潘岳詩思託身於
九霄沈休文詩託慕九霄中晉書顧愷之曰千
巖競秀萬壑爭流院籍詩娛樂未終極鮑照詩

容華生消歇詩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沈約詩
清晨戲伊水古詩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春日獨生寄鄭明府

鷰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
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
堪生此對牕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
豐酒〔齊賢〕曰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李少卿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本草鬱金苗
似薑黃言柳枝似鬱金之黃耳新豐事見前〔贇〕曰選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楚辭悲莫悲兮生
別離魏武帝秋胡行朝與佳人期日暮殊不來

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

劒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齊賢】曰青歲猶言青春也謝朓詩芳洲生杜若東方朔上書待詔金馬門淮南王安賓客號小山作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士贇】曰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戢史記陸賈寶劒直千金曹植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麗且鮮應瑒詩往春翔北上今冬客南淮晉恭帝紀論曰心存舊國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悵然虞羲詩瀚海愁雲生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齊賢】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此沙丘當在魯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漢書

禮樂志齊謳員六人陸機樂府有齊謳行謳歌也毛詩汶水湯湯在魯國汶湯縣士贇曰晉書謝安高卧東山王襃四子講德論曰寗戚商歌以干齊註云商秋聲也謝眺詩嬋娟空復情楚辭志浩蕩而傷懷

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叙舊以寄之

春華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疇昔在嵩陽同衾卧羲皇綠蘿笑簪紱丹壑賤巖廊齊賢曰曹子建詩樹木發春華潘正叔詩摛藻豔春華子夏曰

離群索居劉玄休詩對酒長相思盧諶詩天地
盈虛寒暑周迴陶潛傳云夏月閒虛高卧北窗
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士贇】曰東方朔
曰扶桑在碧海中任彥升詩滄江路窮此古詩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曹植詩親愛在離居
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為古
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左傳疇昔之羊子
為政曹植詩何必同衾裯然後展殷勤郭璞遊
仙詩曰綠蘿結高林鮑照詩妍容入
冊壑漢董仲舒策制遊於巖廊之上晚途各分
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鴈門關君為峩眉客心懸
萬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劍復歸來相逢洛陽陌
陌上何喧喧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
風翻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齊賢】曰王子猷
曰乘興而來興
盡而反鴈門關峩眉山並見前史馮驩歌曰長
鋏歸來兮食無魚張衡詩何為懷憂心煩勞曲

禮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明詔田園將蕪胡不歸【士贇】曰陸機詩揚旌萬里外謝朓詩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選苦寒行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顏延年詩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潘岳詩翰流隨風飄又長嘯歸東山

故園恣閑逸求古散縹帙

久欲入名山婚娶殊未畢人生信多故世事豈

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君卧石門宿

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風起遐

曠幽人跡復存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樽安居

偶佳賞丹心期此論【齊賢】曰高士傳尚長字子平隱不仕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毛詩憂心如焚楚辭淮南小山作招隱士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桃花源事見三卷註幽人高鳳也南史陶弘景愛松風【士贇】曰潘岳贈楊仲武誄曰披帙散書屢覩遺文

毛詩云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
薰後漢書戴良見黄憲歸惘然若有失也江淹
詩怳然若有失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陸機詩
幽人在浚谷晉先逸傳論曰劉畢芳樽之友諸
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盛明
吾丹心郭璞詩悲来惻丹心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 再至淮南一作王宗城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艣中流鵜
鶘鳴雲天掃空碧川岳涵餘清飛鳥從西来適與
佳興幷眷言王喬舄婉孌故人情【齊賢】曰沙苑在同州南
梁苑事見前毛詩鸛鳴于垤呂居仁語錄太白
詩如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之類皆氣盖一
世熟味之自不偏幾矣為王喬葉令每朔望常
詣京朝顯宗怪其来數令太史伺望之臨至必
有雙鳧東南飛来【士贇】曰陸機詩婉孌居人思
史范雎傳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謝朓詩一朝

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復此親懿會，而增交道榮。沿洄且不定，飄忽悵徂征。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羇孤意，遂寄棹歌聲。

齊賢曰左傳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江賦泝洄沿流西征賦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漂母飯韓信事見三卷註揚惲曰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叔孫通曰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毛詩無德不報韓信為楚王都下邳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吳都賦櫂謳唱簫籟鳴櫂直教切士贇曰詩云人亦有言交道實難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齊賢曰子規一名杜宇一名杜鵑唐敘州本沅州有龍標縣馬援傳擊武陵五溪蠻夷註武陵有五溪曰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皆蠻夷子孫夜郎縣隸溱州士贇曰顏延年詩明發動愁心曹孟德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陸機詩餘芳隨風捐又云昔言隨風吟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齊賢曰顏延年詩本自餐霞人呂氏春秋

曰沈尹箴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錬氣我不知子李少君曰臣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陸士衡短歌行曰蘋以春暉金液用法見前天壇在王屋山張仙人之居在其南士贇曰莊子其生也有涯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曹植洛神賦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鮑照詩飛步游秦宮神仙傳漢武帝閒居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帝問為誰答曰我山中衛叔卿也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金陵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

忽別還相隨相隨迨迨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
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齊賢曰古詩云
一笑雙白璧再顧千黃金須賈謂范雎曰君能
自致於青雲之上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為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楚辭招隱
士攀桂枝兮聊淹留嵩山有三十六峯南史陶
弘景特愛松風士贇曰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漢酈食其傳曰賢豪不敢役史伯夷傳曰閭巷
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銀鞍金絡到平地
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
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
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
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

朝分飛楚闕山水遥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

齊賢曰徐敬業古意汗馬躍銀鞍辛延年詩曰銀鞍何煜爚古月出東南行曰黄金絡馬頭結客少年場行曰驄馬金絡頭唐隋州漢東郡周君内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沙陰人漢丞相勃七世孫常以旦日出面東嗽口服氣集異記曰蒼龍溪新宫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隋州紫陽先生有餐霞樓太白夕夜於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曰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畫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閬之乗興將往毛詩鼓琴吹笙樂書有玉磬玉鼓玉簫玉笛當亦有玉笙也史記長袖善舞書云下管鼗鼓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左傳枕之股而哭之王仲宣詩風流雲散一别如雨庾仲雍荊州記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

士贇曰鮑照詩朱唇動素袖舉催絃急管

為君舞楚辭欲輕舉而遠遊起舞見二卷註沈約詩託慕九霄中傳玄擬楚篇光滅星離郭璞江賦雹布餘糧星離沙鏡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君家嚴君勇貌虎作尹并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昔行來北凉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

齊賢曰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牧㬱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唐并州太原郡開元十一年升太原府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魏武苦寒行曰羊腸坂詰曲車輪為之摧呂氏春秋曰太行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毛詩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毛詩醉酒飽德春秋後語智伯過

晉水灌晉陽城晉祠即臺駘祠也【士贇】曰漢武帝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龍鱗狎獵起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齊賢】曰晉書謝安攜妓女遊東山謝玄暉詩坐惜紅粧變秦楚間以美女為娥古詩被服羅裳衣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陸士衡詩今日良宴會楊惲書人生行樂耳楊雄從上至長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漢書北闕下【士贇】曰漢書終軍曰大夫西遊終當傳還棄繻而去漢高帝記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

奏事謁見之徒皆謁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史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陶淵明詞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晉書謝安傳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耆儒結童入學白首空歸

渭橋南頭一遇君酇臺之北又離羣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

【齊賢】曰高陵縣在京兆府東北七十里有渭橋鎮南史王鎮惡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棄船登岸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唯死戰可立大功灌嬰傳嬰降留薛沛酇師古曰凡六縣酇才向切此唐亳州譙郡酇縣也又漢南陽郡酇縣音贊蕭何所封子夏離羣索居顏延年飲馬長城窟曰呼童烹鯉魚長跪讀素書【士贇】曰易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可見乎子曰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
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進退無常非離羣
也

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艫美清夜桂席移
輕舟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
覺雲林幽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
歇復聽菱歌愁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
不可見望遠增離憂齊賢曰江賦舳艫相屬註舳舟尾艫船頭謝靈運詩
桂席拾海月又詩曰攀條摘蕙草楚辭芳已歇而不比歇盡也潘安仁詩流芳未及歇楚辭涉
江採菱發陽阿詩楚人歌曲也淮南子云歌採菱陽發阿七命採菱歌曰乘鼉州兮為水嬉臨

芳洲芳板紫芝集以忘戚游以卒時士贇曰江賦挂帆席維輕綃晉書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阮籍詩遠望令人悲楚詞思公子兮徒離憂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魂入夢翻覺夜成秋綠水解人意為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裏蕩漾寄君愁齊賢曰朱雀門建康南門又有朱雀橋賞心亭舊名二水亭其前曰白鷺亭在水西門城上史正志碑云秦淮源句容溧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康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秦淮於府之左分為二支一支入城一支繞外城共夾一洲曰白鷺即太白所謂二水中分白鷺洲者也金陵事見前世說王太尉如瑤林瓊樹易曰遊魂為變續齊諧起王彥

伯善琴至吴郵亭維舟中渚東燭理琴見一女生
於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錦綉
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士贇曰陸
機詩我若西流水沉籍詩蕩漾爲可能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一云金陵阻風雪書懷寄楊江寧
齊賢曰謝玄暉有云宣城出新林浦向板
橋浦酈善長水經江水經三山入湘浦又
北經新林浦水上南北結
浮橋渡水故曰板橋浦

潮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清晨西北轉薄暮東
南吹以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 齊賢曰七發云
海水上潮淅江
潮候特刻皆不差見前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
士贇曰向敬祖詩道深難可期沈約詩清晨戲
伊水薄暮宿瀾池淮南子墜形訓東南曰景風
西北曰麗風左傳註曰東南清明風西北不周
風李陵詩招搖西
北馳天漢東南流 海月破圓景菰蔣生綠池昨

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東門柳夾道垂青

絲【齊賢】曰楚辭五穀六仞說菰梁只【士贇】曰曹
植詩圓景光未滿張景陽詩下車如昨日說
文雕苽一名蔣或作菰爾雅翼菰首者苽蔣三
年以上心中生花如藕至秋如小兒臂可啖食
其有黑點者名
烏鬱即今茭也歲物忽如此我來定幾時紛紛

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

【齊賢】曰毛詩明發不寐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
浦詩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士贇】曰西都
賦颮颮紛紛楚辭雪紛紛而薄木張衡詩欲往
從之雪紛紛毛詩勞人草草范雲詩懷情徒草
草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
書笑有此贈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綏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聞君攜妓訪情人應為尚書不顧身堂上三千珠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乘興嫌太遲焚却子猷舡夢見五柳枝已堪挂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齊賢曰晉謝安嘗攜妓女遊東山尚書顔尚書也史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金陵春酒也選詩山櫻發欲然毛詩如三秋兮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事見前陶潜門前有五柳樹嘗為彭澤令士贇曰張升與任彥升書曰語笑恩好庶蹈高蹤楚辭去鄉離家兮徠遠客

題情深樹寄象公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河樽白虎見我去亦爲我飛翻齊賢曰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即便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陸士衡詩命集止翻飛士贇曰世說周處射殺南山白額虎王粲詩苟非鴻雕鶚能飛翻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齊賢曰巢由事見前世說支道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士贇曰莊子云目擊而道存又去人茲遠紛吾下茲嶺地閑喧亦泯門横羣岫開水鑿衆泉引屛高而在雲竇深莫能

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緊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游傲爾令自哂

齊賢曰江淹詩寶書爲君掩顏延年詩神馭出瑤軫列子壺丘子林曰顧若影則知之士贇曰殷仲文詩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朱果者火棗之果名也老子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註曰不死之神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口鼻之門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道學傳曰夏禹撰眞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陶潛詩曰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陸機詩顧影悽自憐曹子建詩曰蒙霧犯風塵陸雲詩飄颻冒風塵

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

州城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迴首古人情【齊賢】曰王粲賦曰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蜀都賦朱落南翔陸士衡詩秀色若可餐【士贇】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顏延年詩攢山既森鬱積翠亦蔥芊漢書周亞夫出上以目送之嵇康詩目送歸鴻江淹詩相思巫山渚詩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傳迴首曰顧劉楨詩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

寄東魯二稚子　在金陵作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齊賢】曰荀卿賦篇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謂之蠶理註俯為卧而不食乃三眠也左傳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春事謂蠶農也廣記曰太白於任城縣造酒樓其居在

酒樓前士贇曰莊子曰子貢泫然自失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
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
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
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
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
寫遠意因之汶陽川齊賢曰本事詩曰於任城造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亦有醒者時邑人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柯執條泫然流涕士贇曰劉琨詩攬轡長太息淚下如流泉劉楨詩思子沉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楚辭王逸九思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　秋浦

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頼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齊賢曰池州治秋浦嚴子陵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謝靈運七里灘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士贇曰楚辭山中兮芳杜若論語惟我與爾有是夫

禪房懷友人岑倫時南游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

嬋娟羅浮月搖艷桂水雲美人竟獨往而我安能羣一朝語笑隔萬里懽情分沉吟彩霞没夢

寐羣芳歇歸鴻渡三湘遊子在百粵邊塵染衣

剱白日彫華髮【齊賢】曰羅浮山見前謝靈運詩且泛桂水潮淮南王莊子要略

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張平字四愁詩序曰屈原以美人為君子潘安

仁詩流芳未及歇三湘見前過秦論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地理志臣瓚註自交趾

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曹植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士贇】曰謝朓詩云蟬

娟空復情楚辭曰桂水兮潺湲江淹詩云桂水日千里詩云燕笑語兮晉書謝安詣桓溫遂笑

語終日陸士龍詩永路隔萬里邊讓傳蔡邕薦讓於何進曰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

為元龜

春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

沙凄苦顏朅来已永久頹思如循環飄飄限江

裔想像空留滯離憂每醉心別淚徒盈袂生愁

青天未出望黃雲蔽齊賢曰楚聞吳山秋聲并見前史記三王之道也若循環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謝靈運詩風悲黃雲起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士贇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劉楨詩涼風吹沙落楚辭思故舊以想像又思公子兮徒離憂詩云憂心如醉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目極何悠悠梅花南嶺頭空長滅征鳥水闊無還舟寶劍終難託金囊非易求歸來儻有問桂樹山之幽齊賢曰楚辭云叢生兮山之幽士贇曰楚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又瀕風波兮去無還史記陸賈寶劍直千金詩云悠悠南行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三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四

寄二十五首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齊賢曰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漢制年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以鳩為飾士贇曰論語正義曰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厓沓嶂淩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

飛不到吳天長【齊賢】曰江州廬山以匡續隱此而名高三百六十丈周迴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述異記吳猛將弟子登廬山過石梁見一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廬山記南北有瀑布無慮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劍峯在瀑布之傍水源在山頂或曰西為康王谷水簾東為開元禪院之瀑布【士贇】曰古詩兩宮遙相望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張景陽詩朝霞迎白日謝瞻詩輕霞冠秋日馬援武溪深曲曰鳥飛不度獸不能臨登高壯觀天地閒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齊賢】曰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江賦流九派乎潯陽雪賦雪山時於西域毛詩我歌且謠列子西王母為王謠註徒歌曰謠張僧鑒潯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厓明淨照人見形謝公謝靈運也

入彭蠡湖口詩曰攀厓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士贇】曰盧諶詩登高眺遐荒阮籍詩登高望九州史記相如封禪書曰斷事天下之壯觀西都賦盛娛遊之壯觀

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遥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齊賢】曰黄庭内景經三疊琴心化胎仙古今註芙蓉荷花淮南子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又太清之治也和順以寂寞【士贇】曰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又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達世情陶潛詩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綵雲見前註隋書經籍志曰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虚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刧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刧度人又魏書釋老志云道家之源出

於老子先天地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
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
隨物感應
厥跡無常

下尋陽城汎彭蠡寄黃判官

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
湖東落景轉踈雨晴雲散遠空名山發佳興清
賞亦何窮石鏡挂遙月香鑪滅彩虹相思俱對
此舉目與君同【齊賢】曰寰宇記漢高六年灌嬰
開井年深湮塞孫權經此自標
此地命工鑿之正得此井有石銘曰頻陰侯開
不滿三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以為己瑞江
有風浪此井水輒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今在城
內彭湖即彭蠡廬山石鏡並見前沈休文詩標
峯彩虹外【士贇】曰江淹詩俳佪踐落景四蕃志
九江山東有一圓石明淨照人如鏡曹植詩云

相思無終極

書情寄從弟邠州長史昭

自笑客行久我行定幾時綠楊已可折攀取最長枝翩翩弄春色延佇寄相思誰言貴此物意願重瓊蕤貺夢見惠連朝吟謝公詩東風引碧草不覺生華池臨翫忽云夕杜鵑夜鳴悲懷君芳歲歇庭樹落紅滋【齊賢】曰古詩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陸機詩玉顏侔瓊蕤張茂先詩遺遥獨延佇楚辭結幽蘭而延佇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蕙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杜鵑見前江文通詩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士贇】曰楚詞飛龍翩翩王粲詩孤鳥飛翩翩潘岳詩流芳未及歇

寄王漢陽

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笛聲喧沔鄂歌曲上雲霄别後空愁我相思一水遥

齊賢曰漢書郎官出宰百里漢儀郎官給錦帳綉被古詩云被服羅裳衣隋大業中即沔口為沔州陸機詩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士贇曰宋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為知遇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邀耳竟不與相見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璨兮舞賦羅衣從風古詩上言長相思又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

迷川嶺樹攢飛栱壓花霞谷泉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煙香氣三天下鐘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密盖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愧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齊賢曰易朱紱方來法華經云黃金為繩以界八道金剛經知我說法如筏喻者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士贇曰方言簰謂之筏編竹木浮河以運物南土名簰北土名筏壇經六祖得衣鉢五祖送六祖上船云只合五度汝六祖答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道經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也鮑照詩萬壑勢縈廻

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羣官

朝別凌煙樓瞑投永華寺賢豪滿行舟賓散兮

獨醉頹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寫意寄廬嶽何當來此地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

[齊賢]曰太宗正觀十七年二月圖功臣于凌煙閣唐江州尋陽郡本九江郡禹貢九江孔殷中庸天命之謂性[士贇]曰漢酈食其傳賢豪不敢役又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陶潛詞樂夫天命復奚疑

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

[齊賢]曰正觀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并置夜郎麗皐樂源元和二年州廢夜郎等縣屬溱州

揚帆借天風水驛苦不緩平明及西塞已先投沙畔迴巒引群峯橫蹙楚山斷

[齊賢]曰袁宏東征賦泝西塞之峻嶺西塞山在鄂州謝靈運詩授沙理既迫又玄江南歌不緩謝玄暉詩雲瑞楚山見[士贇]曰

古樂府枯桑知天風叔孫通傳曰先平明

砯衝萬壑會震沓百川滿龍怪潛溟波俟時救炎旱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

齊賢曰江賦砯巖鼓作註砯水激巖之聲音普冰切易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屈源漁父云行吟澤畔士贇曰鮑照登雷岸與妹書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仲長統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曹植詩天路安可窮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勑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

如却與論文章頗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齊賢曰漢諸侯王表曰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師古曰降秩為左遷仕謂侯為左官巫山縣在夔東漢書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事見前鸚鵡洲七澤綠水曲三湘並見前士贇曰鮑照詩千金顧笑買芳年宋書曰張瓌百口一擲出手得盧曹植詩美酒斗十千范雲詩傳瑞生光輝西都賦序崇禮官考文章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春風傳我意草木別前知寄謝絃歌宰西來定未遲士贇曰前漢書志述曰湎湎紛紛師古曰紛紛雜亂也

江夏寄漢陽輔録事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黄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顔不迴眷齊賢曰毛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唐鄂州江夏郡治江夏縣黄鶴樓在郡城之東南與漢陽大別山相望止隔一水陳琳爲袁紹檄豫州又爲曹操檄吳諸將操讀檄草頭風自愈魯連書事見二卷註士贇曰古詩故人心尚爾何敬祖詩道深難可期晉書楊宣頌宋纖曰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馬岌造焉拒不見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人中龍也魏武帝詩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漢高帝紀隆準龍顔曹植表曰如葵之傾太陽雖不爲之迴光而傾之者誠也

西飛精衛鳥東海何由填鼓角徒悲鳴樓船習

征戰抽劒步霜月夜行空涎徧長呼結浮雲埋没顧榮扇他日觀軍容援壷接高宴

[齊賢]日精衛填海事見前公孫瓚曰鼓角鳴於地中東越傳樓船將軍楊璞出武林晉廣陵相陳敏反以顧榮為丹陽内史榮潛謀攻敏敏不獲濟榮以羽扇麾之其衆潰散唐有觀軍容使東漢書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壷[士贇]曰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也周回四十里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古詩上與浮雲齊

早春寄王漢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起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武陽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

壺觴【齊賢】曰屈原離騷以美人為君子范雎傳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士贇】曰東漢書張竦曰若不相識從物何益蜀志費禕傳諸葛亮與孟達書曰承知消息慨然永嘆景福殿賦淥水浩浩楚詞莽茫茫之無涯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月夕殊不來又雜詩云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玉泉子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狗吠耳此用其字

陶潛歸去來詞引壺觴以自酌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齊賢】曰宋玉高唐賦序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

白帝城在舊夔州瞿唐關山上下瞰灔澦堆[士贇]
[齊賢]曰江淹詩佳人殊未來

江上寄元六林宗

霜落江始寒楓葉綠未脫客行悲清秋永路苦不達滄波渺川汜白日隱天末停棹依林巒驚猿相叫聒[齊賢]曰楚辭招魂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江有汜美媵也汜音祀江文通詩白日隱寒樹[士贇]曰陸雲詩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夜分河漢轉起視溟漲闊涼風何蕭蕭流水鳴活活浦沙淨如洗海月明可掇蘭交空懷思瓊樹詎解渴勗哉滄洲心歲晚庶不奪幽賞頗自得興遠與誰豁[齊賢]曰光武紀夜分乃寐謝靈運泛海

詩云濵瀫無端倪荆軻歌云風蕭蕭兮易水寒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鮮長飢渴謝玄暉詩復協滄洲趣【士贇】曰古詩河漢清且淺蘇武詩征夫懷往路視夜何其魏武帝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書勗哉夫子尚桓桓

寄從弟宣州長史昭

甬佐宣州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五落洞庭葉三江遊未還相思不可見歎息損朱顏【齊賢】曰唐百官志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則長史州佐也敬亭山及三江並見前楚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士贇】曰謝朓詩纖手清且閑曹植詩相思無終極晉書宋纖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不應州郡辟命太守馬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陶潛詩

歌竟長嘆息王康琚詩擬霜凋朱顏

涇溪東郡寄鄭少府諤 宣城

我遊東亭不見君沙上行將白鷺羣白鷺行時散飛去又如雪點青山雲欲往涇溪不辭遠龍門蹙波虎轉眼杜鵑花開春已闌歸向陵陽釣魚晚 [齊賢]曰東亭在宣州郡圖國云涇縣在宣州西一百五里潤州鶴林寺杜鵑花高大餘貞元中有僧自天台移之九域志宣州有陵陽山乃仙人陵陽子明釣得白龍放之之地 [士贇]曰毛詩註鷺白鳥又愛而不見張衡詩欲往從之湘水深

宣州九日聞崔四侍御與宇文太守遊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賞醉後寄崔侍御

二首

九日茱萸熟插鬢傷早白登高望山海滿目悲

古昔遠訪投沙人因為逃名客故交竟誰在獨

有崔亭伯【齊賢】曰風土記云俗於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邪惡而京雜記武帝宮人賈佩蘭茱萸飲菊花酒續齊諧記桓景隨費長房游數年長房忽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可速去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以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屈原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謝靈運詩投沙理既迫後漢法真深自隱絕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為竇憲主簿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士贇】曰宋玉賦登高遠望使人心瘁樂府題有登高

丘望遠海鮑明遠詩紛紛徒蒲目毛詩候誰在矣重陽不相知載酒任所適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日暮岸幘歸傳呼隘阡陌形襜襜白鹿賓從何輝赫夫子在其間遂成雲霄偏【齊賢】曰揚雄賛曰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謝靈運詩調笑輒酬荅漢太守秩二千石東觀漢記馬援初到教令中黃門引入特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岸幘生王篇襜尺古切蔽膝也鄭弘初為淮陰守行春大寒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范蹇龍蟠張徐州云賓從皆珠珥【士贇】曰列子云窮年不相知情荀子云日月不高其輝不赫良辰與美景兩地方虛擲晚從南峯歸蘿月下水壁却登郡樓望松色寒轉碧知尽不可親棄我如遺舄【齊賢】曰謝靈運曰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北山移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士】

【賁】曰左傳曰天威不遺顔咫尺能照連與世子啓曰僕捷遲無事咫尺舘第國語楚闕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如遺迹爲史主父偃傳曰賓客棄我毛詩棄予如遺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

其二

九卿天上落五馬道傍來列戟朱門曉褰帷碧帳開登高望遠海召客得英才紫綬歡情洽黃花逸興催山從圖上見溪即鏡中迴遙羨重陽作應過戲馬臺【齊賢】曰五馬事見前賈琮為冀州刺史之部升車曰刺使當遠視廣覽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命御者褰之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月令鞠有黃華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游劉裕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士贇】曰

隨書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古樂府題有登高丘而望遠海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瘁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鴈飛南海却羨雙溪解北流齊賢曰宣州南陵縣有宛陵監即宛溪賈誼鵩賦曰汎乎若不繫之舟士贇曰莊子云越之流人去國旬月江淹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左傳曰寡人處南海高人屢鮮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舟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齊賢曰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謝玄暉之宣城詩天際識歸舟鮑照詩別葉早辭風士贇曰南史四王傳曰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宿昔共本根無復一相關謝靈運詩語對無風散聚散成分離

涇溪南藍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築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

藍岑聳天壁突兀如鯨額奔蹙橫澄潭勢吞落星石沙帶秋月明水搖寒山碧佳境宜綴棹清輝能留客恨君阻歡遊使我自驚惕所期俱卜築結茅鍊金液 齊賢曰藍岑隸涇縣去宣州西一百里天台賦搏壁立之翠屏海賦橫海之鯨突兀孤游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能娛人抱朴子受金銀液經 士贇曰謝靈運詩天高秋月明

早過漆林渡寄萬巨

西經大藍山南來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煙橫

積素漏流昔吞翕沓浪競奔注潭落天上星龍開水中霧嶢巖注公栅突兀陳焦墓嶺峭紛上干川明屢迴顧因思萬夫子解渴同瓊樹何日覿清光相歡詠佳句【齊賢】曰大籃山郎前籃岑也沈休文詩長煙引輕素徐敬業詩危樓峻上干李陵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罷錯策云莫能望陛下之清光【士贇】曰謝惠連詩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木華海賦噓噏吼孤遊子虛賦交錯糾紛上干青雲涂敬業詩危樓峻上干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遊敬亭寄崔侍御 一本作登古城望府中寄崔侍御其不同處悉

重出

我家敬亭下輒繼謝公作相去數百年風期宛

如昨登高素秋月下望青山郭俯視鴛鷺群飲
啄自鳴躍【齊賢】曰謝玄暉敬亭山詩云茲山亘萬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
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溪【士贇】曰潘岳詩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千年謝靈運詩達志似
如昨二紀及茲年阮籍詩登高望九州梁元帝纂要曰秋曰素秋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
秋則落也江淹詩素秋馳白日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世說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
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
躍者耳夫子雖蹭蹬瑤臺雪中鶴獨立窺浮雲其
心在寥廓時來顧我笑一飯葵與藿世路如秋
風相逢盡蕭索腰間玉具劍意許無遺諾壯士
不可輕相期在雲閣【齊賢】曰海賦蹭蹬窮波註失勢之貌離騷曰望瑤臺

之偃蹇兮喻蜀父老曰猶鷦鵬之翔乎寥廓之
上寥廓也廓空也本草莧菜堪食即莽菜也莊
子音義藿豆菜王莽傳王貝寶劍表陽詩一朝
許人諾〔士贇〕曰陸機詩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
藿劉孝標廣絶交論世路嶮巇魏文帝詩
秋風蕭瑟天氣涼陶潛詩蕭瑟空宇中

三山望金陵寄殷淑

三山懷謝朓水澹望長安蕪沒河陽縣秋江正
北看盧龍霜氣冷鳷鵲月光寒耿耿憶瓊樹天
涯寄一歡〔齊賢〕曰山謙之丹陽記江寧北十
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
舊時津濟道也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
曰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唐平州北平郡治
盧龍縣漢書註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謝玄
暉詩金波麗鳷鵲也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
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太尉王衍也
〔齊賢〕曰蕪城賦稜稜霜氣蔌蔌風威江淹詩頌一〔士

見顔色不異瓊樹枝

自金陵泝流過白壁山翫月達天門寄句容王主簿

滄江泝流歸白壁見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陰雪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進帆天門山迴首牛渚沒川長信風來日出宿霧歇故人在咫尺新賞成胡越寄君青蘭花惠好庶不絕

齊賢曰王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四望皓然毛詩肅肅宵征二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天門郡國志天門亦曰峩眉山輿地志博望梁山東西隔江相對如門九域志太平州當塗縣有采石鎮即古牛渚温嶠至牛渚燃犀照水族處左傳一宿為信過信為次屈平九歌曰秋蘭兮青青毛詩惠

而好我【士贇】曰任昉詩滄江路窮此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遊古詩古人心尚爾左傳天威違不顏咫尺漢鄒陽傳意合則胡越為兄弟

寄上吳王三首

淮王愛八公攜手綠雲中小子忝枝葉亦攀丹桂叢謬以詞賦重而將枚馬同何日背淮水東之觀士風【齊賢】曰淮南八公及梁枚馬事並見前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與唐同出故云忝枝葉左傳公族公室之枝葉淮南子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士贇】曰毛詩攜手同行鮑照詩曰垂絲綠雲中

其二

坐嘯廬江靜閑聞進玉觴去時無一物東壁挂

胡床【齊賢】曰董鈞傳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唐廬州廬江郡治合肥黃香

天子頌獻萬年之玉觴傳燈錄盧慧能偈曰本來無一物魏略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

其去也留以挂柱【士贇】曰傳毅舞賦陳裀席而設生芳溢金罍而列玉觴

其三

英明廬江守聲譽廣平籍洒掃黃金臺招邀青

雲客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憐宋玉願

入蘭臺宮【齊賢】曰謝朓詩廣平聽方籍註鄭袤為中郎會廣平太守鈌宣帝謂袤曰

賢叔垂稱於平陽故復相屈黃金臺事見前伯夷傳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

惡能施於後世哉宋玉風賦曰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士贇】曰劉向列仙陶安公

傳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漢霍光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毛詩君子有徽猷箋曰有美道以得

聲譽周國語為令聞嘉譽以聲之漢陸賈傳名聲籍甚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五

留别

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别杜補闕范侍御

魯中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挂横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飈吹一本無此兩句却添入齊歌憶郢客東傳見齊姬清波忽淡蕩白雪紛逶迤一隔范杜游此歡各棄遺三韻雲歸碧海夕鴈沒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齊賢曰潘岳秋興賦曰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

鮑照詩清如玉壺冰曹植詩白馬飾金羈易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而京賦度曲末終雲起雪飛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師古曰度大各切十洲記碧海在東海中詩豈不爾思【士贇】曰沈約詩解帶來清風古詩相去各萬里漢元帝紀自度曲被歌聲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援其次謂之度西列子曰子貢茫然自失世說謝洸馬初度江云見此茫然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王粲詩惜哉空爾為

、別魯頌

誰道泰山高下却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夫子還倜儻攻文繼前烈錯落石上松無為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士贇】曰魯仲連事見前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晉忠義

傅序曰激清風於萬古尚書公劉克篤前烈西都賦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瘁之穀梁傳曰孟勞魯之寶刀漢書段會宗傳曰明友以言贈行古詩置書懷袖間三歲字不滅

別中都明府兄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為落葉分城隅淥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鴈行中斷惜離羣

齊賢曰陶君指縣明唐中都縣隸鄆州蘇武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毛詩俟我於城隅江淹詩日暮碧雲合禮記兄之齒鴈行又離羣索居士贇曰史文帝紀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南史四王傳曰悲落葉何時遂宿昔共本根無復一相關江淹賦遷客海上易曰進

退無常非離羣也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一作別東魯諸公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横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吴越一夜飛度鏡湖月 齊賢曰瀛洲事見前處州麗水縣有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簫鼓笳吹聲謝靈運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十道四蕃志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圍八百里任昉記越州鏡湖世傳軒轅鑄鏡湖邊因得名士贇曰楚辭天問曰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列子曰地不滿東南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

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
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齊賢曰謝靈運移籍會稽
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尋山陟嶺常
着木屐靈運詩共登青雲梯應邵漢官儀泰山
東山名日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上
贊曰剡溪即剡中靈運詩暝投剡中宿處景福
殿賦洞杉浩浩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
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
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郭璞江賦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
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
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齊賢曰世說顧
長康從會稽還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毛詩殷
其靁殷音隱士贊曰鮑照詩千巖盛阻積萬壑
劫鬱紫迴劉安招隱士曰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又
虎豹嗥兮熊羆咆張衡曰龍吟方澤謝眺詩生

煙紛澒潒列鈌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
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齊賢曰揚雄校獵賦霹靂列鈌吐火旋體唐正觀中華陰雲臺觀法師隨長公𢪺行三二十里援蘿攀葛至一石壁削成高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徑闊數寸法師隨公𢪺側足而立公𢪺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為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中天地日月法師隨公𢪺入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郭璞詩但見金銀臺士贇曰楚詞攬青冥而攄虹又怨靈脩之浩蕩霓為衣兮
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
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
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齊賢曰屈原東君曰青雲衣兮白霓裳郊祀歌曰靈之下兮若風馬河伯曰與汝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田

延年傳曰使我至今病悸說文悸心動也士贇曰莊子尻為輪神為馬楚詞既以鸞車之爲駕兮駕八龍之逶迤

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

別君去時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

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

顏齊賢曰楊惲曰人生行樂耳士贇曰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江淹詩遊子何時還神仙傳衛叔卿騎白鹿事見前集仙傳西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黃帝之庭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事見前史濯夫等傳論曰武安負貴而好權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胷

留別曹南羣官之江南

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

蒼蒼時来不關人談笑遊軒皇獻納少成事歸

休辭建章齊賢曰陵陽山竇子明釣龍得仙事見前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軒皇黃帝西京賦建章是經士贊曰陶潛詩時來苟宜會宛轡後漢書井丹傳曰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班固兩都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莊子云許由曰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陶潛詩聞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十年罷西笑覽鏡如秋霜閉劒琉璃匣鍊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仙人駕綵鳳志在窮遐荒齊賢曰桓子新論人有聞長安之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神仙傳安期先生乘駮騾著朱衣遠遊冠帶王佩及虎頭鞶囊年二十許張老與妻劉氏赴蓬萊各騎一鳳餘騎鶴向東而去鄴中記石虎改虎頭鞶囊為龍頭盤囊班固與弟超書曰遺仲叔虎頭盤囊金銀鉤士贊曰集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有城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豁落圖事見十卷註又道經

太上老君曰凡欲修行大洞真經三十九章雌一玉檢五老寶經玄毋簡十二上願佩神虎金虎符豁落七元流金火鈴消魔隱呪威制萬靈飛步五星存注七元思真行道上求天仙合報神丹飛騰靈凡名書玄圃刻成上仙史孝山出御領曰恩沾遐荒

戀子四五人徘徊未翱翔東流送白日驟歌蘭蕙芳仙宮兩無從人間久摧藏

齊賢曰毛詩將翱將翔楚辭光風轉蕙汎崇蘭劉越石詩抱膝獨摧藏士贇曰漢息夫躬傳鷹隼橫厲鸞徘徊宋玉對楚王問曰鳳凰上激九千里絕雲霓負青天翱翔乎杳冥之上

范蠡說句踐屈平去懷王飄颻紫霞心流浪憶江鄉愁為萬里別復此一銜觴

齊賢曰范蠡事句踐滅吳報會稽之恥為書辭句踐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返越句踐表會稽山為蠡奉邑屈平去懷王事見前士贇曰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曰飄颻遠遊之士何敬祖詩心虛體自輕飄颻若仙步郭璞詩升降隨雲煙飄颻戲九垓陸機詩輕舉乘紫霞鮑照詩流浪漸冉經三湘江淹別賦暫遊萬里少別千年

淮水帝王州金陵繞丹陽樓臺照海色衣馬搖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淚成行朝雲落夢渚瑤草空高唐帝子隔洞庭青楓滿瀟湘

齊賢曰謝朓詩金陵帝王州金陵漢晉為丹陽郡巫山神女旦為朝雲事見前夢渚雲夢之渚通典江陵縣有楚渚宮江淹詩瑤草正翕艶瀟湘洞庭帝子事見前士贇曰按秦淮水在上元縣南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衣鑿山為瀆以斷地脈改金陵為秣陵晉陽秋云秦開故曰秦淮或云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江淹詩相思巫山渚

懷君路綿邈覽古情凄涼登岳眺百川杳然萬恨長知戀峩眉去弄景偶騎羊

齊賢曰毛詩豈不懷歸峩眉縣在嘉州內觀經老君曰騎羊真人金堂玉室士贊曰何敬祖詩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綿邈晉盧諶有覽古詩

留別于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門釣周獵秦安黎元小魚鱍兔何足言天張雲卷有時節吾徒莫嘆羝觸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悵望何可論既知朱亥為壯士且願束心秋毫裏秦趙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裴生覽千古龍鸞炳文章悲吟雨雪動林木放書輟劒思高堂勸爾一杯酒拂爾裘上霜爾為我楚舞吾為爾楚歌且探

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淩黃河恥作易水別臨
岐淚滂沱〔齊賢〕太元末長星見孝武舉杯屬星云長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世說
星勸爾一杯酒留侯世家云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呂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謝靈運
詩鳴鞭適大河荊軻入秦太子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既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
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涕毛詩涕泗滂沱〔士贇〕曰太公李斯事並見三卷註鶉子徇且倫二切狡
兔也又兔子易羝羊觸藩羸其角大梁夷門監若服羸萬朱亥與魏公子無忌奪晉鄙兵救趙
事見四卷註吳質答魏太子箋曰摛藻下筆龍鸞之文奮矣班固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然三代
同風

、留別王司馬嵩

魯連賣談笑豈是顧千金陶朱雖相越本有五

湖心余亦南陽子時為梁甫吟蒼山容偃蹇白日惜頹侵[士贇]曰魯仲連陶朱公諸葛亮梁甫吟事並見前劉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摎王粲詩白日忽已暄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西來何所為孤劍託知音烏愛碧山遠魚遊滄海深呼鷹過上蔡賣畚向嵩岑他日閑相訪丘中有素琴[齊賢]曰陸雲詩知音一信所稀呼鷹臺在鄭州東南一里劉表所築史李斯謂中子曰吾欲與若牵黄犬出上蔡東門何可得也見前王猛家貧賤以鬻畚為生常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無直可随我取猛從忽至深山見一老翁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十人有一人引猛進拜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既出回顧乃嵩高山詩丘中有麻彼留子嗟陶淵明蓄素琴一張[士贇]曰老子道德經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遒也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滄海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海四面繞島各五十里水皆滄色仙人謂之滄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還山留別金門知己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青天迴光矚微躬恭承鳳凰詔欻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齊賢曰尚書序好古博雅君子孟子同乎流俗又聞伯夷之風若頌夫廣左思詩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盧鳳詔見前梁簡文賦升紫霄之丹地劉楨詩拘限清切禁賈山至言人主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顏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士讚曰謝靈運詩賢達不可紀劉孝標廣絶交論曰斯賢達之素交左思詩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曹植

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沈約詩便欲息微躬風俗通曰
張伯生養聲價鮑照詩輝石亂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
寶馬驟絕景錦衣入新豐倚叢望松雪對酒鳴
絲桐方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
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齊賢曰孟子今乘輿
已駕矣曹子建表從華蓋侍輦轂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過秦論金城千里太白應
制為樂章明皇嘗賜之錦袍新豐見前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謝宣遠詩中堂起絲桐子雲獻
賦見前鮑明遠詩片善辭草萊秦都咸陽士識賢曰甘泉賦咸翠蓋而鸞旗陸機詩翩翩翠蓋羅
史李斯傳中廐之寶馬臣能賜之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晉書列女傳賛清芬靡忒書畢命
亦有無窮之聞微子之命永世無窮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

友日疎散玉樽亦已空長才猶可倚不慚世上

雄開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扁舟

尋釣翁齊賢曰金馬門見前毛詩首如飛蓬呂纂載記盈發張駿冢得琉璃榼白玉樽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才足依也鮑照東武吟註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士贇曰樂府東武吟注銑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棄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沉籍詩娛樂未終極漢司馬遷傳曰士為知己者用東漢橋玄傳曰曹植感其知己扁舟范蠡事見前

夜別張五

吾多張公子別酌酣高堂聽歌舞銀燭把酒輕

羅霜橫笛弄秋月琵琶彈陌桑龍泉鮮錦帶為

爾傾千觴齊賢曰樂書橫吹曲曰下馬吹橫笛釋名曰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陌上桑古曲名龍泉劒名鮑照詩錦帶佩吳鈎士贇曰陸機詩置酒高堂悲歌臨觴蜀都賦日吉辰良置酒高堂晉孝武紀史臣論曰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

魏郡別蘇明府因北游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齊賢曰魏地與燕趙相接趙記曰女子盛飾冶容習絲竹長袖傾絕諸侯西京雜記卓文君臉際常若芙蓉唐衛州有清淇縣毛詩衛淇奧言淇水之隈也曹子建詩青樓臨大路齊書世祖於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士贇曰左傳歌鍾二肆鮑照詩庭下列歌鍾

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車若

飛龍黄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
歌賦還邛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别隔兩
河雲山杳千重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胷齊賢曰史
記蘇秦洛陽人字季子去游燕說燕文侯曰與
趙從親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行說趙趙肅侯
乃飾車百乘黄金百鎰白璧百雙錦千純以約
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
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
國北報趙行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秦之
昆弟妻嫂不敢仰視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
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
之徧報諸所嘗見燕歸趙趙封為武安君乃投
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洛陽
有邛山漢書酈食其家貧落魄晉灼註曰落魄
落薄落託義同士贇曰晉食貨志馬若飛龍潘
岳閑居賦抗音高歌史司馬遷曰銜杯酒接殷
勤之歡鮑照詩何時與爾曹又云握君手執杯

酒意氣相傾死何有又篇詩後相憶杯酒今無持謝靈運詩開顏披心胷

留別西河劉少府

秋髮已種種所為竟無成閑傾魯壺酒笑對劉公榮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干萬乘何事去天庭齊賢曰左傳余髮如此種種余爲能爲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王戎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不得一杯而言笑談論三人無異或問之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武帝問大伍公知東方朔是歲星事見前漢書方朔初來上書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夏侯湛東方朔贊曰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揚子曰何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士贊曰莊子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陶淵明詩淹留豈無成君亦不

得意高歌羨鴻冥世人若醯雞安可識梅生雖為刀筆吏緬懷在赤城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日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東山春酒緑歸隱謝浮名齊賢曰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莊子曰孔子曰丘之於道其猶醯雞與音義醯雞甕中之蠛蠓梅福為南昌尉後得仙漢書蕭何為刀筆吏赤城山天台范彥龍詩漢道日休明毛詩為此春酒士贇曰漢書田蚡傳曰墨墨不得意劉向新序宋玉事楚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潘岳賦抗音高歌木華海賦或乃萍流而蓬轉陳琳檄吳部曲文曰隨波漂流鮑照詩會得兩少年同是洛陽人

頴陽別元丹丘之淮陽 河南

吾將元夫子異姓為天倫本無軒裳契素以煙

霞親嘗恨迫世網銘意俱未伸松栢雖寒苦羞
逐桃李春悠悠市朝間玉顏日緇磷所共重山
岳所得輕埃塵齊賢曰兄弟天倫也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鮑明遠詩艷陽桃李節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洛神賦光潤玉顏士贇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一日三復白珪之玷是南宮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之親註謂以其兄之子妻之也穀梁傳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劉峻答劉沼書曰值余有天倫之感楊雄羽獵賦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唐隱者田游巖答高宗書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陸機詩世網嬰我身江韋答軍司馬詩鷙縶縶世網進退誰準繩選古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荀子曰桃李倩粲於一時秋至而後殺至於栢松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鮑照詩悠悠世中人司馬遷書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後漢馮衍傳曰從重山岳澤孫河海左思詩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
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精魄漸蕪穢衰老相憑因我有
錦囊訣可以持君身當餐黃金藥去為紫陽賓
萬事難並立百年猶崇晨別爾東南去悠悠多
悲辛前志庶不易遠途期所遵已矣歸去來白
雲飛天津齊賢曰陰長生聞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尋見之明生與俱入青城山煑
土為金以示之乃立壇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長生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即升天周君內
傳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常以平旦日出面東嗽日服氣毛詩曾不崇朝箋云崇終
也魏文帝詩曰吹我東南行陶淵明有歸去來辭士贇曰左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郭
璞江賦云挺異人乎精魄江淹詩曰隱淪駐精魄漢揚惲傳曰蕪穢不治漢武帝內傳曰上元

夫人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緑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見八術經太極六景經凡四部以授三茅君又曰帝以王母所授五眞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一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承以黃金之几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牀紫錦爲囊安著栢梁臺上史封禪書欒大曰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謝靈運詩云萬事俱零落陶淵明詩鼎鼎百年内鮑照舞鶴賦云對鍾鼓而悲辛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謝朓辭隨王箋曰白雲在天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晉天文志天漢從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留別廣陵諸公 淮南一作留别邯鄲故人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晚節覺此疎獵

精草太玄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齊賢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結客少年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楊雄傳曰時雄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士贊曰漢雛陽傳曰至其晚節末路田蚡傳曰及孝景晚節師古曰晚節末時也史鯨布傳曰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謝靈運詩寸心若不亮又安用空楊名曹植詩名編壯士籍詩谷風曰天下俗薄

中迴聖明顧揮翰凌雲煙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真孤潔勵秋蟬鍊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卧海不關人租税遼東田乗興忽復起棹歌溪中船臨醉謝葛強山公欲倒鞭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齊賢曰聖明顧乃太白供奉翰林時也歸田賦揮翰

墨以奮藻謝朓詩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世說王子猷曰乘興而來爲強山簡愛將事見前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士讚曰顏延年詩陪厠迴天顧晉書溫嶠謂陶侃曰今之

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中下哉隋獨孤后當周宣帝崩隋文入居禁中 百揆后使人謂

帝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左思詩自非攀龍客何為倏來遊鮑照詩徒被犬石苦晉書王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又許邁少恬靜不慕

仕進編遊名山採藥於桐廬之恒山餌朮斷穀後漢井丹傳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東漢馬融廣

成頌曰發棹歌從水謳

廣陵贈別

玉瓶沽美酒數里送君還繫馬垂楊下銜杯大道間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

須別醉顔齊賢曰酒德頌衔杯漱醪士贇曰曹植詩美酒斗十千江淹别賦曰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劉琨詩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史自叙曰未甞衔杯酒接殷勤之歡江淹賦還客海上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

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

天籟何參差噫然大塊吹玄元包槖籥紫氣何逶迤七葉運皇化千齡光本支仙風生指樹大雅歌螽斯諸王若鸞虬肅穆列藩維哲兄錫茅土聖代羅榮滋九卿領徐方七步繼陳思齊賢曰莊子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子綦曰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唐至肅宗凡七葉毛詩本支百世神仙傳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

者子生而能言指孝樹曰以此為我姓毛詩大雅又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註螽斯蚣蝑也草木疏云幽州謂之舂箕蝗類也郭璞註方言云江東呼為蚱蜢蚱音竹帛反蜢音猛蚘龍無角者鸞神鳥五采毛詩板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史記三王世家青社註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漢以奉常光祿衛侯太僕宗正司農少府鴻臚大理以為卿范彥龍詩疑是徐方牧曹植封陳思王七步成詩云萁豆然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士讚曰楚辭吹羞參芳誰思玄元指老君也按唐史高宗乾封元年丙寅帝封岱嶽駕至亳朝謁老君御制册文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為先天太后元宗天寶七載戊子上老君尊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甲午二月癸酉帝朝享太清宮加上老君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列仙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內傳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

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史蒙恬傳曰逶迤而北孝肅逶運命論曰逶迤勢利之間註曰逶迤行貌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張衡東都賦曰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彈丘遲詩肅穆恩波被書出貢闕貢惟土五色註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伊昔全盛日雄豪動京師冠劍朝鳳闕樓船侍龍池鼓鐘出朱邸金翠照丹墀君王一顧眄選色獻蛾眉列戟十八年未曾輒遷移大臣小喑嗚謫竄天南垂長沙不足舞貝錦且成詩齊賢曰漢書建章宮其東鳳闕高二十餘丈樓船見前宣室志唐元宗嘗潛龍于興慶宮及即位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後幸蜀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望西南去環列之士率共觀之及上至嘉陵江乘舟將度見

一小龍翼舟而進上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
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
鬣而去謝眺詩黃旗映朱邸史記曰諸侯朝天
子稱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西京賦青瑣丹墀
漢宮典職曰丹漆地故稱丹墀廣絕交論云顧
眄增其倍價毛詩螓首蛾眉韓信傳曰項王喑
嗚叱咤千人皆廢漢書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
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
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
其拙上怪問之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
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毛詩萋兮斐兮成是貝
錦士緘貝曰晉書劉琨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後
漢竇融傳融為安豐侯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
官屬賓客皆隨駕乘千餘兩牛羊被野引見就
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枚乘兔園賦高冠扁焉
長劍閒焉范曄宦者傳論若夫長劍高冠紆朱
懷金者布滿宮闈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劉
騊駼玄根賦戴金翠珥珠璣列戟見前書東西
垂註垂是遠外之名漢書表曰周匝
二垂師古曰三垂謂北東南也　佐郡浙江西

病閑絶驅馳階軒日苔蘚鳥雀噪簷帷時乗小
肩輿出入畏人知北宅聊偃憩歡愉恤惸嫠羞
言梁苑地烜赫耀旌旗兄弟八九人吳秦各分離
大賢達機兆豈獨慮安危小子謝麟閣鴈行忝
肩隨令弟字延陵鳳毛出天姿清英神仙骨芬
馥茝蘭蕤齊賢曰佐郡長史別駕也晉書王獻之乗平肩輿入顧辟疆園胡威曰臣
父清畏人知晉書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洪範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左傳嫠不恤其
緯而憂宗周梁孝王築東苑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乗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事見前漢宮
室疏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曲禮曰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謝靈運子鳳凰子超
宗有文辭帝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雖去豈獨忽夫慈進士贊曰謝靈運詩空庭

來鳥雀莊子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序曰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宛歡愉之極爾雅赫兮烜兮威儀也註顯光宣晉書傳羅企生從殷仲堪路經家門弟導生謂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易繫辭君子安不忘危左傳襄公十一年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則無患敢以此規記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西都賦鮮顥氣之清英

夢得春草句將非惠連誰深心紫河車與我特相宜金膏猶罔象玉液尚磷緇伏枕寄賓館宛同清漳湄藥物多見饋珍羞亦無之誰道溟渤深猶言淺恩慈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

齊賢曰謝靈運夢惠連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事見前抱朴子曰河車可作銀穆天子傳云河伯示汝黃金之膏謝靈運詩金膏滅明光莊子黃帝遺其玄珠乃使象罔得之論語磨而不磷涅

知不緇左傳文公館如公寢賓至如歸清漣見
前鮑照詩築池類淢㴴士贇曰顏延年詩深心託
毫素紫河車見一卷江淹詩方士鍊玉液漢
書高祖日遊子悲故鄉陸機詩紆鬱遊子情
驕陽何火赫海水爍龍龜百川盡凋枯舟檝閣
中逵策馬搖涼月通宵出郊圻泣別目眷眷傷
心步遲遲願言保明德王室佇清夷摻袂何所
道援毫投此辭齊賢曰爾雅九達謂之逵畢命申畫郊圻謝惠連詩眷眷浮容
心詩云念彼共人睠睠懷顧又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又摻執子之袪兮註參覽袪袂也士贇曰
鮑照集吞吐白川左思詩咄嗟復凋枯古詩驅
車策駑馬李陵詩努力崇明德仲長統昌言曰
警蹕清夷傳咸詩王度日清夷南夷王僧虔傳
曰汝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
叔何所說而便於麈尾
自呼談士此最險事

別儲邕之剡中

借問剡中道東南指越鄉舟從廣陵去水入會稽長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裏香辭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齊賢曰唐剡縣隷越州會稽郡揚州廣陵郡王羲曰之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天姥山隷處州麗水縣謝靈運詩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留別金陵諸公（金陵）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瀾傾側駭奔鯨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齊賢曰鍾山見前謝玄暉詩奔鯨自此暝江表傳刀玄詠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楊之君乎吳京金陵也士讚曰三龍魏蜀吳也班固荅賓戲曰）

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謝靈運詩宛郢皆掃蕩晉書唐彬對文帝曰觀古人之遺跡向秀思舊賦曰識二子之遺跡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羣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遶漢水行香爐紫煙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士贊曰文中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爲史貨殖傳雜魯俗好儒備於禮漢鄒陽傳鄒魯守以經學顏謝顏延之謝靈運惠連玄暉宣遠詩皆入選毛詩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將行祀拔之祭也張景陽詩羣公祖二疏圖經白下在上元縣西北廬峯即廬山也香爐峯在城北山南山北皆見其形圓聳常出雲氣故名劉琨詩揮手長相謝劉玄休詩揮手從此辭

口號

食出野田美酒臨遠水傾東流若未盡應見別離情齊賢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士贇曰鮑照詩風急野田空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又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一作白門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使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齊賢曰白下亭在今建康東門外士贇曰楚詞君不行兮夷猶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知風吹柳花滿店香君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

潛心爲故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金陵白下亭留別

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囓古根向來送行處迴首阻笑言別後若見之爲余一攀翻齊賢曰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縣曰白下縣白下吳之故都易曰笑言啞啞謝靈運詩徃抜徒攀翻士贇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別東林寺僧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齊賢曰廬山在江洲南三十里二林寺又在山之南五里許小嶺可到兩寺相隣晉道永道遠所居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跡無窮東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遠師

送客未嘗過溪西林即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

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鼇翼媧皇鍊石補天維一迴日月顧三入鳳凰池失勢青門傍種瓜復幾時猶會衆賓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憤懣松柏含榮滋齊賢曰晉志在天為三台在人為三公漢書三公鼎足承君離騷長余佩之陸離李善曰陸離參差衆貌許慎云美好貌淮南子曰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漢書蕭何贊曰依日月之末光荀勗為中書令罷云奪我鳳凰池青門乃長安覇城門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以為名也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士贊曰詩箋云迴首曰顧陸機詩人生當幾時論語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也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浪跡未出世
空名動京師適遭雲羅解謫夜郎悲拙妻莫
邪劍及此二龍隨慙君端波苦千里遠從之白
帝曉猿斷黃牛過客遲遥瞻明月峽西去益相
思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則題中所謂別宗十六者疑誤也晉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卧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羲之遂以女妻之後漢梁鴻娶孟光字德曜每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楊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夜郎縣隸溱州于將莫耶張華二龍劍事見二卷白帝城隸夔州黃牛峽隸峽州白崖間有石如人形如牛形皆黃色余上黃

牛廟閲其碑或云土星見形也明月峽隷渝州至夔西陵峽四千里士𧶘曰江淹詩曠哉宇宙間雲羅更四陳又浪跡無妍蚩然後君子道前漢五行志下曰空名得進謝靈運詩曰安用空名揚

留别龔處士

龔子棲閑地都無人世喧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彊園我去黄牛峽遥愁白帝猿贈君卷葹草心斷竟何言 齊賢曰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南史陶潛宅近有五柳嘗為彭澤令 吴郡顧辟彊有名園離騷云資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菉葹枲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蒼耳士𧶘曰論語天何言哉

贈别鄭判官

竄逐勿復哀慙君問寒灰浮雲本無意吹落章華臺遠別淚空盡長愁心已摧二年吟澤畔顦顇幾時迴齊賢曰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今在江陵楚詞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顦顇形容枯槁士贇曰魏志劉廙跪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於施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論語子曰富貴於我如浮雲古歌日大憂摧人肺肝心歐陽建詩痛酷摧心肝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齊賢曰黃鶴樓以黃鶴山而名在鄂州謝

眺詩曰天際識歸舟

將遊衡岳過漢陽雙松亭留别族弟浮居

談皓

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宫本是楚家玉還來荆山中丹彩瀉滄溟清輝凌白虹青蠅一相點流落此時同齊賢曰藺相如全璧歸趙事見三卷光武紀邯鄲縣名屬趙國蔡邕琴操曰楚昭王得和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大夫楚明光奉璧之趙盧子諒詩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又云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禮記聘義云氣如白虹天也士贊曰阮籍詩明月耀清暉顏延年詩清暉在天青蠅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能變亂善惡也卓絶道門秀

談玄乃支公延蘿結幽居翦竹繞芳叢涼花拂
户牖天籟鳴虛空憶我初來時蒲萄開景風今
茲大火落秋葉黃梧桐木色夢沉湘長沙去何
窮寄書訪衡嶠但與南飛鴻齊賢曰高逸沙門傳支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遁字道林世說曰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拍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聲天籟見前風士記夏至景風至大火落七月也衡嶠衡嶽也士贇曰范彥龍詩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留別賈舍人至二首

大梁白雲起飄颻來南洲徘徊蒼梧野十見羅

浮秋鼇挾山海傾四溟揚洪流意欲託孤鴈從之摩天遊鳳苦道路難翱翔還崑丘不肯銜我去哀鳴惣不留

齊賢曰歸藏啓筮曰有白雲起自蒼梧入于大梁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張衡賦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事祖出列子見前四溟四海也王仲宣詩鴻鵠摩天游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羅浮山及崑丘事見前士贇曰宋王荅楚王問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詩云哀鴻嗷嗷

遠客謝主人明珠難暗投拂拭倚天劒西登岳陽樓長嘯萬里風掃清胷中憂誰念劉越石化為繞指柔

齊賢曰鄒陽曰明月之珠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大言賦長劒耿介倚天之外岳陽樓在岳陽城上正對君山楚辭臨沅水而長嘯左思詩長嘯激清風劉越

石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士贇曰楚辭去鄉離家兮徠遠客成公綏嘯賦乃慷慨而長嘯集長風兮萬里

其二

秋風吹胡霜凋此簷下芳折芳怨歲晚離別悽以傷謬攀青瑣賢延我於此堂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勸此一杯酒豈惟道路長割珠兩分贈寸心久不忘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齊賢曰王翁儒傳師古曰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晉孝武曰長星勸爾一杯酒士贇曰漢元后傳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天子門制也鮑照詩秋風吹飛藿蘇武詩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新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沈休文詩寸心忝此足論語大要

不忘平生之言曹植詩無乃兒女仁

渡荊門送別

渡遠荊門外来從楚國遊山随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齊賢曰荊門軍有山名荊門蜀之諸山至此不復見矣樂府破鏡飛上天晉志海旁蜃氣象樓臺諸葛亮送吳使浣花溪昔萬里之行始於此今成都有萬里橋士贇曰左思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史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宫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

崔侍御十九韻 復至金陵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趙傾黄河飲馬竭赤羽連天明太尉仗旄鉞雲騎繞彭城三軍授號令千里肅雷霆函谷絕飛鳥武關擁連營意在斬巨鼇何論鱠長鯨齊賢曰關中皆三秦之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漢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尚書中候云舜為太尉牧誓云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唐徐州彭城郡治彭城縣唐書李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四州帝賦詩以餞遂疾驅入徐州朝義走賓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函谷在唐陝州靈寶縣本桃林塞羽獵賦鳥不及飛獸不得過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漢書沛公襲攻武關破之列子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士

贊曰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蹴崐崘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後漢竇憲傳論曰飲馬北隄之曲國語越句踐棲於會稽之上號令三軍漢書李廣傳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則千里悚威震則萬里伏詩云如雷如霆余方震驚管子曰嚴如風雨動如雷霆三國志劉備連營七百里

恨無左車略多愧魯連生拂劍照嚴霜彫戈鬘胡纓願雪會稽耻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吴京齊賢曰漢書趙王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李左車說餘絕其糧道深溝高壘勿與戰餘不聽韓信引兵出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購生得李左車者千金頃之縛至信解其縛而師事之魯仲連事見二卷註說劍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曼音莫干切史記越王句踐為吴所敗棲於會稽山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

蔣勝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左傳天奪其魄吳京建康也士贇曰周亞夫得劇孟事見三卷史范蠡傳范蠡既雪會稽恥金陵遇太守倒屣相逢迎羣公咸祖餞四座羅朝英初發臨滄觀醉棲征虜亭舊國見秋月長江流寒聲帝車信迴轉河漢復縱橫孤鳳向西海飛鴻辭北溟因之出寥廓揮手謝公卿齊賢曰皇甫規解官歸安定王符往謁規倒屣出迎風俗通曰共工氏子脩好遠遊故祀為祖神祖徂也張景陽詩羣公祖二疏輿地志秣陵新亭壟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後改名臨滄觀丹陽記曰征虜亭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因名晉志斗為帝車取運動之義天漢見前唐志北庭大都護府本庭州有西海縣莊子北溟有魚司馬相如傳鵾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士贇曰蜀費褘傳丞相亮南征遂羣僚於數十里逢迎顏延年

詩榮會在逢迎古詩河漢清且淺魏文帝詩天漢廻西流三五正縱橫楊子鴻飛冥冥

、別韋少府

西出滄龍門南登白鹿原欲尋商山皓猶戀漢皇恩水國遠行邁仙經深討論洗心向秋月清耳敬亭猿齊賢曰商山四皓見前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士贇曰顏延年詩水國周地險築室在人境閉關無世喧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微言交乃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別離有相思瑤瑟與金樽齊賢曰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郎古曰多猶重也徐庶謂先主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見之家語子路將行孔子曰贈汝以言乎毛詩有國風有小雅曹植樂府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世說衛伯玉曰微言將絕今乃復聞士

贊曰列子曰白公問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漢書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所古曰精微要妙之言曹攄詩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乎耳張衡詩美人贈我金琅玕史俱生為意意氣刎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意氣懃懃懇懇昭明太子文選序曰風雅之道粲然可觀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古詩上言長相思謝靈運詩清醑滿金樽顏延年詩劉伶善閉關

南陵別兒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

舞落日爭光輝游說萬乘苦不早着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齊賢曰詩黃鳥黃鳥無啄我黍蘇秦贊云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漢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晉書劉琨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朱買臣妻事見前桓子新論曰人聞言長安樂者出門向西而笑三輔決録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士贊曰陶潛詩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潘岳閑居賦傾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行樂就知其他史屈原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古詩立身苦不早蜀志揚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尚在蜀郡每朝會祇次洪坐謂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爾遂詩所思在遠道列子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

別山僧 涇縣作

何處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涇溪平明別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雲梯騰身轉覺三天近舉足迴看萬嶺低謔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

齊賢曰涇溪隸涇縣屬宣州留侯傳平明而往天台賦振金策之鈴鈴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毛詩謔浪笑傲支遁字道林于法開始與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平遂遁跡剡下遺弟子出覩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述開意往返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遠法師居廬山東林寺

士贇曰道書自初一氣而分三氣是為三天一氣大羅天三氣清微天禹餘天太赤天即玉清上清

太清之三境也王儉撰褚淵碑文曰風流籍甚
古詩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贈別王山人歸布山

王子析道論微言破秋毫還歸布山隱興入天
雲高爾去安可遲瑤草恐衰歇我心亦懷歸屢
夢松上衣傲然遂獨往長嘯開巖扉林壑久已
蕪石道生薔薇願言弄笙鶴歲晚來相依齊賢曰漢
食貨志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言利事析
秋毫矣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
服之者媚於人江淹詩瑤草正翕艴毛詩豈不
懷歸楚詞歸深水而長嘯列仙傳王子喬好吹
笙後乘白鶴謝時人而去士贇曰南史隱逸論
曰獨往之人巖壑閑遠水石清華淮南王莊子
要畧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
獨往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左傳輔車相依

江夏別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遙將碧海通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谷鳥吟晴日江猿嘯晚風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齊賢曰陸羽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十洲記碧海在東海中士贇曰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阮籍詩平生少年時沈約詩直由意無窮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五